中說卷第三

事君篇

阮逸 註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著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興非今爾所及）

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驕且吝不足觀）

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守郡縣始於此）子

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列國謂封建皇漢五等諸侯建四百餘載漢監秦亡之勢雖無五等而雜封功臣宗室子弟魏晉已有封爵然虛名無實故減於權臣之手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降滅亡不暇觀周漢之永魏晉之促其用可知矣知其用也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枕汾水名管岑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故以正規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終巽辭以拒之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悅謂知德及我恕謂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不教我而致我犯詐謂矯求苟免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歎反古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峻法御下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楊愔字遵彥文宣時爲尚書本史稱朝章國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奚爲不終言有賢臣故不

士

實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然

威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隋室禮壞賢威有心大抵治定而後議今非其時故曰不敢

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山之首曰單孤丈人無名氏

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怠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怠而不修斯文喪矣

子曰吾不度不執度德執用

不常不遂得常遂行

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舉帝之事光字子孟先是武帝畫周公相成王圖以賜光光盡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三千條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其一曰命文中子曰書有命遂定矣其有成敗於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

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古若伊尹

子遊河間之渚隋河間郡連涿水渚今深州

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無名氏居音姬發語之端

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訥子去之

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吾道也吾道自仲尼與荷蓧

丈人已來不相從也故曰久矣至人相從乎收問至人無名還從隱乎子曰否也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隱者異於是獨善一身不以天下爲道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猶有爲故獻策於長安今道之不行得以止矣故退居於河曲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痛隋行秦苟闕之政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家立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龔爵通侯無罪國不除不如是之亟也亟猶遽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末莫也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爲總管隋主宴突厥人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弼自矜善射故請子觀子曰美哉乎藝也六藝次三曰射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言藝成而下君子游之而已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弼竟誅死子謂荀悅史乎史乎悅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依編年體著前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申明制度重言美之也謂陸機文乎文乎機字士衡作文賦及辨亡論蓋有述作之志復祖之風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謂靈運玄之孫襲爵康樂公性奢豪曾爲永嘉太守多遊山不聽民訟召爲侍中稱疾不朝此傲可見也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艷冶之辭梁朝士人宗之益務妍侈此冶可見矣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昭字明遠爲宋臨江王參軍有虛詞而官不達故多怨刺淹字文通爲宋建平王從事有罪下獄上書其言急皆狷可見矣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南史無吳筠疑是吳均文之誤也均字叔庠文體古怪又疑是王筠字元禮爲文好押強韻多而不精一官一集孔珪字德章與江淹對掌文翰而不肯伏淹皆狂可見矣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莊字希逸善詞賦歌詩傳于樂府有殷妃誄使堯門故事宋帝深銜之融字元長文詞辯捷長於屬緣後坐罪誅此纖碎可見矣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陵字孝穆陳後主詔冊皆陵爲之好裁緝新意自成文體信字子山與徐陵同爲學書文體相

夸時稱徐庾此誕可見矣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劉綽字孝綽兄弟孝威孝儀俱以才名顯其舅王筠常稱孝綽云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名蓋淫詞類舅此鄙可見矣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世祖之子湘東王名子建與兄竟陵王子良及隋郡王子隆皆好文章有集傳世然志貪鄙貴繁可見矣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朓字玄輝爲齊新安王記室牋詞敏捷此淺可見矣江揔詭人也其文虛揔字揔持與陳後主爲長夜之飲相和爲詩不持政事此詭佞可見矣皆古之不利人也或喪身或亂國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詞簡約而理有法則是君子用心也顏延之字延年宋時爲侍郎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生不拘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寶南齊時爲尚書令好禮學文詞風流自比謝安上宴命羣臣作樂儉獨念封禪文昉字彥升梁時掌文誥累爲太守凡饋遺與親戚以俸米散荒民當世士進無不歷其門者昉擯引之常言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心可見矣尚書召子仕隋尚書署天下吏子使姚羲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寧僻遠以藏用署常怒反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嚴君平楊雄子

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佞惑主豪誘衆不若愚恪守其分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宏達或曰王戎賢乎戎字濬仲晉司徒也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戎典選未嘗進寒素近虛名天下目爲膏肓之疾及愍懷之廢又無一言以諫但苟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爲太子植不自雕礪飲酒晦迹兄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爲嗣人不知子建蓋兄耳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親親表典矣出師表深矣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約理明變今之史也耀文空事詞語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理曰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續大雅也天子所以風天下也形天下之風二曰政續國風蕃臣所以移其俗也蕃臣比古諸侯移俗猶易俗也三曰頌續周殷魯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樂府享于宗廟四曰歎續變風變

雅以陳誨立誡于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以吟詠於家諷刺其上使達此變以懷舊俗也凡此四者或美焉嘉美之或勉焉無足嘉則勉之或傷焉勉不得則傷之或惡焉不足傷則惡也或誡焉語他事使聞之自誡是謂五志昔志所之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衷中也過則抑之不及則勸之皆約歸中道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雅合天下而言也風分郡縣而言也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變則懷其舊俗郡縣變則惟新是圖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也修政教故俗亦深厚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國之人爲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云相安及其變也變風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薄謂不安其下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苟悅其民幸於成功故民亦擇善而慕之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

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爲言也言我君不能撫吾民使善政不久居而屢易之乎其變也變政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吏苛一時急功則政酷民怨之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君本國諸侯亦猶諸侯君天子吾得逃乎何敢怨可逃避不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去吾將賊之又何傷賊害之故曰言終替去

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社稷故六代之季仁義盡矣牧伯無子孫故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不以王路使人由之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周先王之澤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漢諸帝之制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彥博大雅弟正觀中爲御史大夫有才辯官終僕射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二所正直同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觸情亡性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強仁非安行遊仲尼之門未

有不違中者也殺身君子路結纓蓋其中賢也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容其改過刑之未遲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隋季如周衰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則盜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刑在信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爲人更用其所愛肅殺之令損之可也刑不濫則損衣弋綈傷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善卑當陽之義中焉可也不偏下則中雖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害義傷禮後王必稽中道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直道今之事君也以佞枉道無所不至所至皆佞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述謂修之論謂別立理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論沿革而已不敢辯與衰之極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辯治亂之事不敢議其得失之由或問其故子曰有可

有不可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蓋而彰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奧義不可槩窺是故有可以述則述可以論則論則論辯議皆然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而存之者耳非我自可否也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貌敦其行也方矩步也若有所畏禮恭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敬愛得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長剩也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然絲色婦人則有青碧染之易者子宴賓無貳饌不重味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皆保眞性者也鄉人有窮而索者索求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州爲鄉五族爲黨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匍匐救之反必後未忘哀子之言應而不唱問則應不唱始唱必有大端人言所不及則唱之子之鄉無爭者近易化或問人

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父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馬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畚草器鍤鍬也非大夫則從行畚布忖反鍤楚洽反銅川府君之喪父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帷亡者生所御物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禮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孔子謂芻靈者善謂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不可弗識也封之崇四尺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於主人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禀言人動有所禀萬春鄉社所居鄉名社祀句龍子必與執事翼如也執俎豆之事翼如恭貌芮城府君起家除服被起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則介直而無執直甚則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清而外和至心爲之

內直而內至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道內退而謂其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言隋將顛非御史可救子曰婚娶而論財奚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引古正今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夫爲婦之綱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令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令人以爲聖我則不聖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道行於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已所欲難矣乎難致太平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周禮胥吏執事而已兆委之以政教也春秋有功賞邑而已非假之以名器也秦政酷故用吏才而官不授德古者士登乎仕士謂俊造也從王命爲仕吏執乎役力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祿及勞者一身而已官則爲天下設也子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

祀不絶也不屑不介意也迹謂攝位也曰者假周公爲言也内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達道制禮作樂也公謂終復子明辟也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文武業必存我身所以寧國厚民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曰者周公云也卜洛相宅義不恃險而在修德無功作五斗先生傳王績字無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能忘天下縱心敗矩吾不與也責其敗人倫之法

中說卷第三

四月初九日未刻校

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逸 註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武王管伯禽私而恕也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於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爲聖也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潛寢漸也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亹亹循環不絕貌顯諸仁則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温彥博問嵇康阮籍

何人也嵇康字叔夜山濤舉之自代康絕交其介曷如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琴酒且曰禮豈謂我輩設其放曠如此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談名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放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不執則放故曰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可以變則變執方之謂器可以方則方曰劉靈何人也劉靈字伯倫性淡默不交游以酒自樂常携壺使人荷鍤隨行曰死則埋之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喻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閫閾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一身可忘也天下不可兼忘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靈亦放而已非中道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薛生曰此以言化行令示法彼以心化行道感人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思行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聽二子同志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干天子及迴虞爲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

而去魏祖欲封疇疇不受此節義人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干戈勤勞決取以經營天下也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修文物以綏安天下也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武象焉其變在文武相須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千萬世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湯武革命一時之功周行典禮萬世之道子謂史談善述九流司馬談爲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弊則排之非眞儒通變不能極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之有法弊則革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隅有時作泥故曰存乎其人人謂眞儒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圓無

執張機發必中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敘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之中當主位也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曆及眞君長生之術蓋迫小不知通儒之道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豳今爲邠周始興之地也變風自鄜至王黍離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誚非正風也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黨金縢未開則終疑周公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發乎情而是至誠也止乎禮義是卒正之也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豳在列國之後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微國風遂變不復雅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傷周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豳正之者周公也歌豳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之本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艱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

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幽者正其本存乎遠也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侯仲之力也故曰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秦符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中原靜也亦其相王猛之力或曰符秦逆東晉在而堅借號是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符秦何逆上順下違曰逆上亂下抗非逆也義在下文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命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是至公也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順故晉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賄賂大行天下謂之互市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主秦乃抗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乎見王猛功業知秦有臣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觀孝文治具知魏有主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興文物太

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溫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翰性似靜而實深險其後與元瑾謀逆坐誅永安莊帝年號也時魏國大亂切齒未詳子讀三祖上事讀魏書也曰勤哉而不補也見同州府君勤王事跡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魏帝寶炬入關依宇文泰泰子覺建號稱周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穆公虬自宋奔魏自是廟座向東南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

此始矣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衆並陷九年又征之山東始亂十年又征天下遂喪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益讚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禹乃班師振旅七旬苗格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恃大威者爲驕兵驕者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已曰利利物曰義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退靜子曰靜以思道可矣

王孝逸曰樂聞過思益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家敬曰樂逢善人好賢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魏有館陶縣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理通皇極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興學校然好自矜伐爲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二卷行于世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註傳異同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此尼父之學也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難入尼父之門矣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情情無邪則貌恭而氣和恭禮也和樂也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爲問賢其學正道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不忘武備而心在雜霸也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

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悟前過志形哀痛之詔也子曰詩書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故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時之典晉賢蕩焉故亂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之原梁主惑焉故亡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朴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晉賢蕩梁主惑非立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或問佛子曰聖人也聖人之寂滅者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西方化外可行非中國禮義之俗可習中國則泥泥猶溺也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不冠古者夷不亂華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儉事跡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友子遊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煬帝將遊江都官作此曲作之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紂作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官仕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言隋仕人皆捨道子曰試義

信有此或問荀或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其何如或死攸生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或字文若佐魏祖有大功或謂魏祖宜加九錫或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朔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聞之不悅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建參謀帷幄舉事慎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又曰令君舉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然或初仕漢漢亡則死攸獨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救時皆謂仁矣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行人知必謹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能如此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樸虛裝貌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有深旨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衣下曰裳襜如盛貌劒珮鏘如帶劒示威垂珮合節鏘如響聲皆所以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躁無自入焉故曰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

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實猿於木也（爲禮使人別禽獸）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責素不以禮引人）董常歌薄柏舟（言仁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卒章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子聞之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北門篇也刺在位不得志傷帝任羣小仁人憂之言董常不遇者天也）邳公好古物（蘇威封邳國公）鍾鼎什物珪璽錢具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聚淳朴之性）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之器）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子光註見上）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之耳不知其可不可也）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任意所適達也適在山林隱也不知其可放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極乎道爲至人死生不變其道者一貫天下者也）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藏其天眞高莫窺測）其次地隱（避地山林灌身全節）其次名隱（名混朝市心在世外）子謂姚義能交（結交）或曰簡（簡靜）子曰所以爲能也（淡故簡）或曰廣（廣泛交也）子

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泛愛中有擇）子謂晁
曆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曆說文帝曰五口之家
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
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
行故漢致治不及三代文
中子惜其有復古之心焉）賈瓊問續書之義
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制命也秦改命
爲制漢因之）曰詔（詔令也秦改令爲詔漢因之）曰志（志謂帝王有志於治
道而未形乎制詔者也）曰策（求直言而策慮之）大臣之義載乎
業者有七曰命（爵命）曰訓（師訓）曰對（奏對）曰讚（襄讚）曰
議（評議）曰誡（監誡）曰諫（諫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
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天容物）其有大制制天下
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割割分判者也）其上湛然其下恬
然（湛恬皆靜）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
天下正之（凡舉一事必以天下同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
焉（吾常假帝制自謂也）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
通乎此之謂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記皆同制矣）
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

憫人思及時而動乎（業業畏天孜孜憫人見者天人以時而動也）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難知）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乾勤學不難）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舉詩勉之使勤學易此載馳篇云也言汝不思善道則已在我思之不爲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姑存此聘禮即可非得聘賢之實也）歌干髦而遣之（干髦衛詩美臣子多好善）既而曰玉帛云乎哉（果求賢不在虛飾）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欲速不達）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量力相時）子謂姚義可與友乆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相友貴乆臨事貴斷）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事君貴正出處）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賈誼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好奇尚懂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理使之然）薛宏請見六經（薛宏未見經續經也）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言宏非好

古者子有內弟之喪內表弟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非其過禮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鄘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而然未見鄭和譖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彼謂文中子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理遣也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勇於義曰勇勇於力曰戾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知故能知人自勝者雄自勝故能勝人問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宜皆勃戾爾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況人乎孟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言聖人知天則天亦知聖人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爲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待明王出當自求行之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言爾父不陷不義則爾身可立矣問忠子曰孝立則

忠遂矣楊素賢則隋不亂

中說卷第四 辛酉四月初十日辰刻校

中說卷第五

阮逸註

問易篇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談易文自謂無敵子不荅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易在身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

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乎情爾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爲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爲疑者以天下之情爲疑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下文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憂疑後云無憂疑是二言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舉天下物情之動而聖人應之曰迹吾告汝者心也以一性之本合乎天命曰心心迹之判久矣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久矣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吾獨得不二言乎言周公仲尼於易已二言矣常曰心迹固殊乎疑二言爲二道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爾猶言自彼也以彼觀我則心迹固殊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乘時而用則安知心與迹果殊哉各云當而已矣當謂惟義所在不必執乎心執乎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則夫二未違一也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夫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後則二而其不違時一也

大哉乎一也（李播亦門人未見傳）天下皆[illegible]也（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世時故天下生民不覺也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程元問叔恬曰[illegible]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下而其言已宣故曰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恤人故皆應悉用故不改）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言詔如是之大）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有策）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憫世病不私諱過）勞而不倦（勞心問賢不倦聽）其惟策乎（若漢武帝策董仲舒）子曰續書之有命遂矣（天爵人爵皆爲命也遂者言非止君命抑亦天命之耳）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命其地必有經略）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應之乎（言命之所歸不得已而當之）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經略如此）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

作天命乎天下懸於已故曰自作天命文中子曰事者事有事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由師謀而成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之人有善皆可從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有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有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經營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晁厝對策云三王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王者王之所爲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有贊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言無不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有議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

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爲室以採民言也管子曰堯開衢室聽於民也大哉乎弁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已南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爲理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誡也續書有誡切而不指切至指訐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誡乎勤奉委曲以禮誡之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續書有諫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跌取秦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遂事亦可諫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紛不一姓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爲趙王倫所篡懷帝蒙塵于平陽爲劉聰所害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其孜孜多虞乎雖有志而無制吾視桓靈傷之漢桓靈

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靈帝捨兩漢將安取諱宏黃巾賊起董卓作亂

制乎七制之主可以垂法此又明續書有制也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都洛陽文物始備故曰近雅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乂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堂祀圓丘置職制定律令舉兵百萬伐江南其後宣武孝明皆能修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穆公虬子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八年始仕焉虬薦王肅及關朗未幾孝文崩虬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程元曰三教何如儒老釋子曰政惡多門乂矣教不一則政多門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聖賢則異端自去非遽能廢也眞君建德眞君後魏太武年號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特更興之是暫廢而愈盛若波瀾風燎爾子讀洪範讜議安康獻公撰皇極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洪範五皇極者義貴中道爾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物也教雖三而人則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郅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

別郅惲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懼陛下宜即臣位莽怒脅惲令稱病惲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狂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蘊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節守一身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制形於外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已形於外則心可知矣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幾可得矣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無損獲必不驕矜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賤況良民乎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于天下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譏時賈瓊問君子之道子

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氓篇卒章也言必反復思其所行之道苟不思則已矣子見縗絰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縗七回反絰徒結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必也至仁伐不仁大義誅不義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能勝兵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力不知勝人以道子見耕者必勞之慰勞見王人必俛之俛俯僂避之鄉里不騎不騎馬雞初鳴則盥嗽具服內則事父母禮盥古緩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喜懼并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老後六經是廢也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若裴松之註三國志反毀陳壽是誣也是故惡夫異端者述之而反異之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皆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曲折

無所逃乎事有不虞之譽是時與之吉也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凶也蓋事與時並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凶矣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畏天命惟君子非聖人孰能至之哉盡性以至命惟聖人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包易書也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也知易則至命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無制而有命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漢制以士獨臣尚能稟命爾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卹人乎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志其慙德於備物乎漢未德不備尚有志而已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問漢制出三王之道否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帝者以名若秦始兼帝而稱是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卹人之心則正雜霸之跡則譎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熟秦稱皇帝之名故漢因之不得已而亦稱帝也政則苟簡董仲舒曰秦爲苟簡之政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漢富二帝三王名實稱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

民之術可稱長世之禮未備薛收曰純懿遂亡乎疑二帝三王之道不可復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其無純懿之時耶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若木性多水性少則仁勝智推此嚮然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五常具則庶幾乎聖道通變之謂道故曰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與小人辯明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小人爭理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其國爲功雖近然謀及身後爲德蓋遠子在蒲蒲古中都之地隋爲河中郡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九軍並陷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賦兎爰之卒章王國詩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卒章云我生之後逢此百凶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俟百姓與能者行之子曰好動者多難煬帝如此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如此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貳以濟無動則吉不先見故惟幾成務存時効動易可知焉故夫卦者智之鄉

也動之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遂位而動是其次序薛生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爲智鄉則謂智可獨行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易失之賊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雖智無用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正信也運之以智五常成功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不可以義誘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亟聖者也死後無人助行周孔之道之子歿吾亦將逝矣天喪斯文我必不久生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議禮樂房魏自言不備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序卦輪行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生生不窮達則至之故曰幾也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雜卦止說一卦也守則終之故曰義矣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

上皆因賛易而言也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古道備在方冊文中子曰王澤行之可致顏子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中子曰強國戰兵惟恃力爾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智王國戰義禁民爲非不獨任智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下德可知矣皇國戰無爲神武而不殺安見其有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義則道不能舉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名存何取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元經必爲行其法也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多事生之讎也保生者少事薛方士未見傳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虎憑河子路終死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誡言逢惡遇邪當諷諫喻之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矣北齊攻雍州孝寬守之不下齊桓歸憤而崩此幹事而已問楊愔楊愔字遵彦北齊文

宣帝之臣也 子曰輔矣 惜以朝章國令爲稱不幹小事而已故可愍於斟反 稱輔相之器 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 化及隋右將軍述之子也煬帝幸江都化及弒逆 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則一故君陽臣陰陽爲仁陰爲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以戒之爾 賈瓊爲吏以事楚公 隋三公府皆自署吏末君命故云事楚公 將行子餞之 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 恭而遠之無傷介 就而無諂 泄就其身不苟言皃 汎乎利而諷之無闕其捷 汎汎因所利而諷之勿辯捷自取禍 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 不惟事人也處世盡宜然 子曰元經其正名乎 正帝名 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 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有中原建天子旌旗得正統此天授之也 晉宋之王近於正體 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眞主則江南以爲正體故曰近 於是乎未忘中國 晉宋皆舉兵中原有復一之志 穆公之志也 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 齊梁陳之德 僭德斥之 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 後魏

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徽五年也時江南衰替中國始尊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後文帝始改中元後元年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漢以心自改之可也非古也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句云內省而外物輕矣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處士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說而已凡聖人之道無所驕無所輕薛生曰和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竇憲不軌殤帝二歲鄧后臨朝且此時漢制已絕何爲於此不續元經以振王法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以待其復興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極也故假之以歲時自殤和綿綿至桓靈假歲時而終不復興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曹操舉兵吳蜀繼作孝獻禪魏漢制乃絕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平吳蜀一制天下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平吳天下同一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爲桓靈蓋帝制尋大壞矣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楊駿矯詔輔政改元永熙賈后殺駿天下大亂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

也上無王法故君子作賞罰以戒亂臣賊子豈好辯哉誠不得已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書續詩之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若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也天子不採風古有採詩之官樂官不達雅古爲詩樂爲歌以合雅道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嗚呼斯則久矣自仲尼殁詩存空文而其實廢矣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五卷終

空一行

中說卷第五　辛酉四月初十日已刻校沅林